

## 為我所愛而設的莊嚴肅穆、 四季合宜的葬禮

(藝術家) 多米尼克·諾爾斯

(開幕)

2024年07月18日，週四  
下午六時至八時

(日期)

2024年07月18日 - 08月31日

(開放時間)

週二至六，上午十二時 - 下午六時，  
公眾假期除外

(地點)

香港灣仔適安街10號

(聯絡方式)

office@kiangmalingue.com;  
+852 2810 0317

(媒體諮詢)

賀依雲  
yiyun@kiangmalingue.com;  
+852 2810 0317

(其他查詢)

廖薇 Ella Liao  
ella@kiangmalingue.com;  
+852 2810 0318

1. 遠遠看去，多米尼克·諾爾斯的繪畫看起來就像是能夠把臉埋進去的柔軟動物毛皮。當我問起，他的作品該從何入手時，他說：「追隨你的體驗和感受即可。」其中一件作品上滿是大片午後陽光的橙色，沾染著像是細小虛空開口的黑色斑跡。另一件作品看起來像是某個無特徵的存在一頭扎進了冰冷的水池。還有像是細密編織成的高牆，衝著天豎立，而藍天像是被火勢環繞時暫供紓緩的香膏。另一幅作品令人目盲的光耀中有一道血紅印記。這些作品的標題全都是「我摯愛的」，而這加強了畫面的不安感。他在因何而哀悼？我在因何而哀悼？

2. 多米尼克不知道哪裡是家。他曾在芝加哥、巴黎及佛羅里達生活，於近年在多個藝術之都迴轉，在每處逗留數月，這種流浪生活讓人豔羨，但長此以往則難免心感飄零（這是他的想法嗎，還是我只不過在投射自己的感受？）很長一段時間以來，多米尼克的家就是他的馬匹塔茲所在之處——巴哈馬，也就是多米尼克生長的國度。自他四歲起，塔茲就是他的忠實伴侶；多米尼克甚至覺得，在遇到塔茲之前，他自行製作的迷你馬匹雕塑就預示了塔茲的到來。而那也就是多米尼克首次通過創作藝術滿足內心慾望的經驗。在2021年疫情期間，在多米尼克外出旅行之時，塔茲的體魄開始變得衰弱。多米尼克隨即從佛羅里達的馬匹展會飛回巴哈馬，並做出了讓塔茲安樂死的艱難抉擇。「如果我當時陪在塔茲的身邊，」多米尼克說，「他可能就會能活下來。」

3. 「心碎而絕。真的，你沒有什麼別的可說的了。」我把灰從你的臉頰上擲去，抹在我自己的舌頭上。某一年，我曾在一處墓園和一條自殺橋之間的宅邸中居住。在我入住前，一位女人剛剛在那公寓房間中去世，而我還要繼承那些不斷寄來的郵件。我時而向朋友們說起這經歷，就像是講述奇聞軼事一樣，但我曾真切地希望，在逝者之中生活能夠讓我顯得更鮮活的生命力。然而，我消失在風景之中，變得透明、濕漉漉。

4. 在我與多米尼克·諾爾斯首次相遇之前，他剛打盹醒來，當其時我們都生活在南丫島的一處宅子裡。多米尼克與一位遙遠的、數個時區之外的摯友在前一天晚上徹夜通話；他前來香港，因為一家畫廊委託他在展覽空間中創作一幅壁畫。他迅速因川流不息的人群和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而感到疲憊，想念巴哈馬的水木自然，因此搬到南丫島上來生活。他問起我放在餐桌上的兩本書：戴力·渣文的《藍》和伊黛爾·阿德楠的《海與霧》。這兩本書是我的護身符，我解釋道。南丫島就是我的藍島。在初次見面的第一個小時裡，我們談到了依賴理論、查蒂·史密斯、親密關係的本質，以及在政治及公共衛生危機中的曖昧時間感。隨後，我問起這位藝術家在最近感興趣於何物，他就發來了一篇有關日本長野縣御射鹿池的文章——那的水是如此地清澈，環繞水面的樹木在水中形成完美的倒影。直到看見東山魁夷的畫作《綠色回響》(1972)之前，我都不太能理解多米尼克對這風景的迷戀。在東山魁夷的畫裡，在一排排高大的樹木及倒影之間，有一匹駿美的白馬在遊走。

5. 「在面對馬匹的時候，你必須要足夠有禪心，」多米尼克·諾爾斯說。「馬匹能夠辨認你的情感，但是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你帶有這些情感。一匹馬能夠在1.2米之外聽見你的心跳。」這動物模仿彼此的運動姿態以抵禦獵食者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他們就是完美的鏡子，反映了外部世界的一舉一動。「去想像一下，在草原上，一群馬裡最中心那一匹的心跳——他的心跳向外輻射，一直能夠傳導到森林樹木外延的那匹馬身上。」

6. 多米尼克·諾爾斯穿著肅穆的黑色衣服，站在他創造的一片火海前。我在那天（香港最受矚目藝術博覽會的第二天開放日）為他拍了十九張照片，他僅在四張中露出了笑容。他意識到自己要持續扮演某種藝術家身份，卻在如此行事之時帶著一絲桀驁不馴。在輕鬆對話中，他也帶有一種寫作者的娓娓道來姿態。他說，他常希望藝術界能夠少舉辦一些展覽，多舉辦一些討論會。他不在

乎別人用什麼人稱代詞來指代他，儘管他曾稱其作品為「酷兒慾望的隱喻」。扮演藝術家身分，這對多米尼克來說意味著滿足並背叛觀眾對他的期待。一位老師曾如此教導他：「你在世界中行事的方式不必是你的本真。」他的繪畫作品既溫柔又暴力，就像是Franny Choi的詩句。他總是想要接觸一種柔軟的死亡。後來，他發給我一張原口典之《油池》作品的屏幕截圖；我只能從中看到閃著光芒的、無底洞式的黑色悲愴。

7. 南丫島是一種自我干預——悲愴挖空著我。淡紫色的牽牛花愚蠢地朝著太陽綻開。我脫得只剩下內衣，衝向水的搖籃。光亮無法觸及的海洋深處就是午夜地帶。我在家中向你展示了我膝蓋上的瘀青，你則將雙唇印上我藍黑色的皮膚。

8. 我摯愛的，我摯愛的，我摯愛的，我摯愛的，我摯愛的。說一遍，這句話就是傾慕的表達；說五遍，這句話就是嘗試召喚逝去之物的咒語。「在進入創作過程之時，我往往在思考葬禮，而作品最終呈現的面貌往往是重生，」多米尼克·諾爾斯在一次與Elephant Magazine的訪談中如此說。兩個靈魂佔據了兩件作品的畫面——一個是以細膩紅棕色筆觸繪製的馬匹，另一個是狀似多米尼克祖父的白色人物。他的祖父是一名詩人，常稱呼周遭事物為「我摯愛的」，包括野狗。在祖父的葬禮上，從大教堂一直排到墓園的哀悼者隊伍高呼：「我摯愛的！」他親暱地稱呼人們的方式，多米尼克說，最終成為了他永恆的名字。畫作上的人物是從火焰中誕生的，還是正在走入火焰？還剩下誰，能夠去蒐集我們在清晨的無情烈火中失去的事物？

9. 我在街道中穿行，尋回了僅存的證據，並將其埋葬於我的肋骨之間。悲愴沒有名字。它可能有名字，曾經有名字，但隨後被抹除了。這物體凝固了，我不斷揉搓，直到其中出現了頭顱的形狀。我摯愛的，我說，我摯愛的。我不願以此稱呼那缺席之物，但也暫且這樣做了。

文：Karen Cheung

(關於多米尼克·諾爾斯)

多米尼克·諾爾斯(1996年生於巴哈馬)，生活工作於芝加哥及巴黎。諾爾斯在2020年於芝加哥藝術學院作為新藝術家協會獎獲獎者取得繪畫碩士學位，在2017年於芝加哥藝術學院獲得學士學位。近期個展包括：Hannah Hoffman Gallery，洛杉磯(2023)；「為我所愛而設的莊嚴肅穆、四季合宜的葬禮」，聖安德肋堂，由Layr畫廊策劃，薩爾茨堡(2023)；Chapter NY，紐約(2022)；「為我所愛而設的莊嚴肅穆、四季合宜的葬禮」，Galerie Emanuel Layr，維也納(2021)；「太陽沈沒」，Soccer Club Chicago，芝加哥(2020)；「泰茲頌歌」，The Green Gallery，米華基(2019)。他的作品將於第十五屆光州雙年展「盤索里—21世紀的聲景」展出，他也於近期參加多個大型群展，包括：「變換季節之歌」，維也納氣候雙年展，維也納(2024)；「回望：第十二屆白柱空間年度展覽」，白柱空間，紐約(2023)；「內心的猛獸：內(外)生物」，mumok美術館，維也納(2022)；「通路」，Misako and Rosen，東京(2022)；「十五位畫家」，Andrew Kreps Gallery，紐約(2021)等。諾爾斯曾參加The Suburban(米華基，威斯康星州)等藝術家駐地項目，並曾於The Condo Association(芝加哥，伊利諾州)策劃群展。他的作品已被維也納mumok美術館及華沙現代藝術博物館等機構收藏。